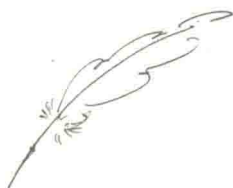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柏拉图注疏集

刘小枫 甘阳 ● 主编



[古希腊] 柏拉图 Plato ● 著

情敌

Anterastai

吴明波 ● 译/疏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柏拉图注疏集

刘小枫 甘阳 ●主编



情 敌

Anterastai

[古希腊] 柏拉图 Plato | 著

吴明波 | 译/疏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情敌/(古希腊)柏拉图著;吴明波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4. 9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

ISBN 978-7-5080-8155-7

I. ①情… II. ①柏… ②吴… III. ①苏格拉底 (前 469~前 399)
—哲学思想—思想评论 IV. ①B502. 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42778 号

情 敌

作 者 [古希腊]柏拉图

译 者 吴明波

责任编辑 马涛红

责任印制 刘 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

装 订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5.75

字 数 150 千字

定 价 29.0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一等资助（项目号 2013M530381）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七批特别资助（项目号 2014T70832）

湖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柏拉图注疏集”出版说明

“柏拉图九卷集”是有记载的柏拉图全集最早的编辑体例，相传由亚历山大时期的语文学家、数学家、星相家、皇帝的政治顾问忒拉绪洛斯(Θεράσιλλος)编订，按古希腊悲剧的演出结构方式将柏拉图所有作品编成九卷，每卷四部(对话作品三十五种，书简集一种，共三十六种)。1513年，意大利出版家Aldus出版柏拉图全集，被看作印制柏拉图全集的开端，遵循的仍是忒拉绪洛斯体例。

可是，到了十八世纪，欧洲学界兴起疑古风，这个体例中的好些作品被判为伪作；随后，现代的所谓“全集”编本迭出，有31篇本或28篇本，甚至24篇本，作品前后顺序编排也见仁见智。

俱往矣！古典学界约在大半个世纪前已开始认识到，怀疑古人得不偿失，不如依从古人受益良多。回到古传的柏拉图“全集”体例在古典学界几乎已成共识(Les Belles Lettres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始陆续出版的希法对照带注释的*Platon Œuvres complètes*以及Erich Loewenthal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编成的德译柏拉图全集均为36种+托名作品7种)，当今权威的《柏拉图全集》英译本(John M. Cooper主编，*Plato, Complete Work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84，不断重印)即完全依照“九卷集”体例(附托名作品)。

“盛世必修典”——或者说，太平盛世得乘机抓紧时日修典。对于推进当今中国学术来说，修典的历史使命当不仅是续修中国古代典籍，同时得编修古代西方典籍。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属内的“古典学研究中心”拟定计划，推动修译西方古代经典这一学术大业。我们主张，修译西典当秉承我国清代学人编修古代经典的精神和方法——精神即：敬重古代经典，并不以为今人对世事人生的见

识比古人高明；方法即：翻译时从名家注疏入手掌握文本，考究版本、广采前人注疏成果。

“柏拉图注疏集”将提供足本汉译柏拉图全集(36种+托名作品7种)，篇序从忒拉绪洛斯的“九卷集”。尽管参与翻译的译者都修习过古希腊文，我们主张，翻译柏拉图作品等古典要籍，当采注经式译法(即凭靠西方古典学者的笺注和义疏本逐译)，而非所谓“直接译自古希腊语原文”(如此注疏体柏拉图全集在欧美学界亦未见全功，德国古典语文学界于1994年开始着手“柏拉图全集：译本和注疏”，体例从忒拉绪洛斯，到2004年为止，仅出版不到8种；*Brisson*主持的法译注疏体全集，九十年代初开工，迄今未完成一半)

柏拉图作品的义疏汗牛充栋，而且往往篇幅颇大。这个注疏体汉译柏拉图全集以带注疏的柏拉图作品为主体，亦收义疏性质的专著或文集。编译者当紧密关注并积极吸取西方学界的相关成果，不急欲求成，务求踏实稳靠，裨益于端正教育风气、重新认识西学传统，促进我国文教事业的新生。

刘小枫 甘阳

2005年元月

柏拉图注疏九卷集篇目

卷一

- 1 游叙弗伦（顾丽玲 译）
- 2 苏格拉底的申辩（吴飞 译）
- 3 克力同（罗晓颖 译）
- 4 斐多（刘小枫 译）

卷二

- 1 克拉提洛斯（刘振 译）
- 2 泰阿泰德（贾冬阳 译）
- 3 智术师（戴君 译）
- 4 治邦者（张爽 译）

卷三

- 1 帕默尼德（曹聪 译）
- 2 斐勒布（李致远 译）
- 3 会饮（刘小枫 译）
- 4 斐德若（刘小枫 译）

卷四

- 1 阿尔喀比亚德前篇（梁中和 译）
- 2 阿尔喀比亚德后篇（梁中和 译）
- 3 希普帕库斯（胡稼 译）
- 4 情敌（吴明波 译）

卷五

- 1 忒阿格斯（刘振 译）
- 2 卡尔米德（彭磊 译）
- 3 拉克斯（罗峰 译）
- 4 吕西斯（黄群 译）

卷六

- 1 欧绪德谟（万昊 译）
- 2 普罗塔戈拉（刘小枫 译）
- 3 高尔吉亚（李致远 译）
- 4 美诺（郭振华 译）

卷七

- 1 希琵阿斯前篇（王江涛 译）
- 2 希琵阿斯后篇（王江涛 译）
- 3 伊翁（王双洪 译）
- 4 默涅克塞诺斯（李向利 译）

卷八

- 1 克利托普丰（张纓 译）
- 2 王制（史毅仁 译）
- 3 蒂迈欧（叶然 译）
- 4 克里提阿（叶然 译）

卷九

- 1 米诺斯（林志猛 译）
- 2 法义（林志猛 译）
- 3 厄庇诺米斯（程志敏/崔巍 译）
- 4 书简（彭磊 译）

杂篇（戴君 译）

（篇名译法以出版时为准）

目 录

前 言	1
一、文献综述	1
二、书名及真伪问题	6
三、相关问题:结构、场景、人物	11
四、翻译与注释	13
情敌 / 柏拉图	14
义 疏	31
一、序曲	32
二、第一次否定:哲学并非多学问	49
三、第二次否定:哲人并非五项竞技运动员	63
四、哲学与政治	75
五、结语	86
参考文献	89
附 录	95
戴维斯 哲学与完成式	96
安娜斯 柏拉图早期对话中的自知	118
桑德罗 《情敌》与柏拉图的爱欲对话	149
后 记	165

前言

一、文献综述

1. 编本

据第欧根尼《名哲言行录》的记载,这篇对话在忒拉绪洛斯(Thrasylus,公元前1世纪)编订柏拉图全集时就已经存在,并被归入伦理对话,是第四组四联剧的第四篇。在忒拉绪洛斯之前,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 of Byzantium)编订的柏拉图全集,已经收录了后来忒拉绪洛斯列出的全部对话。

现存的柏拉图著作都以手抄本形式保留,现今著名的手抄本有BDTW四类,皆收录了《情敌》。^①《情敌》是文艺复兴时期最早翻译的几部柏拉图对话之一。最早的拉丁文译本出自意大利学者斐奇诺(Ficino),他曾亲自订正过抄本,将标题译成*Amatores*。此外,福斯特(N. Forster)、阿斯特(Friedrich Ast)和斯坦鲍姆(Johann Stallbaum)等都曾经将其译成拉丁文。^②

我们现在主要根据现代编订本阅读柏拉图作品,《情敌》较早

① 手稿本的保存情况介绍可参苏瓦耶译本前言,页112。

② *Platonis Dialogi quinque. Recensuit, notisque illustravit Nathan. Forster*, Oxford, 1745, 本人所见为1765年第三版。*Platonis opera omnia*, vol. 6, sect. 2, G. Stallbaum, Gotha and Erfurt: Hennings, 1836, 265-267, 他的编本有几个版本,这是后一个带序言和注疏的版本。

有斯特方努斯(H. Stephanus)编本,其确立的柏拉图全集编码沿用至今。他将《情敌》置于第一卷第六篇,处于《忒阿格斯》和《泰阿泰德》之间。后来又有福斯特、阿斯特、斯坦鲍姆以及赫尔曼(Hermann)编订本。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布尔奈特(Burnet)编订的牛津本(也即OCT本),广为学界称道,现在仍广泛使用;随后法国布德学会(Budé)于1930年出版了苏瓦耶(J. Souilhé)的编订本和翻译,该本借鉴和对比多个手抄本材料,评价较高。到1964年又出现了卡尔里尼(Antonio Carlini)的新编订本,库柏(Cooper)主编新译的《柏拉图全集》中收录的《情敌》译文也以此为底本。^①本书中译文以布尔奈特编订本为底本,同时参考了布德学会和卡尔里尼本。

2. 现代译本

英译本在对话标题上略有不同,或译为《情人》(lovers),或译为《情敌》(*Rival Lovers* 或者 *Rivals*),较早有西德纳姆(Sydenham)的译本,译名为《情敌》(*Rivals*),他在序言中辨证了标题,并且提供了丰富的探究性注释。他对文中的典故、举例都有非常详细的解释,篇幅超过正文,对我们阅读帮助很大。^②其后则有伯吉斯译本(Geogry Burges,译名《情敌》[*the Rivals*]),该译本据斯坦鲍姆编订本译出,在引言中简单介绍了此篇对话的相关历史争论,并且在译文的注释中比较了各手抄本,也部分吸收了斐奇诺以及其他一些语文学家的

① *Platonis Opera*, Ioannes Burnet, tomus ii, oxonii, etypographeo clarendoniano, 1901; *PLATO DIALOGI*, C. F. Hermann, 卷二, 358 - 366, 篇名“ANTEPAΣTAI”, bibliotheca scriptorum graecorum et romanorum, teubneri, 1874; *Platone: Alcibiade, Alcibiade Secondo, Ipparco, Rivali*, Antonio Carlini 编, Turin, 1964。

② Floyer Sydenham, *the Works of Plato*, Vol. 5, London, 1804, 371 - 403。有关西德纳姆,可以参考 Kyriakos N. Demetriou 提交于“Classics in Ireland”2012年会议的论文《西德纳姆:一个被忽略的18世纪英国柏拉图主义者》(Floyer Sydenham: A Neglected Eighteenth - Century British Platonist)。

订正,部分注释来自西德纳姆。伯吉斯将正文分成九部分,提供较多语文学方面的注释,而且尽量直译,至今仍有一定参考价值。19世纪末20世纪初译经大师乔伊特(Jowett)翻译《柏拉图全集》时将此篇排除在外。1914年出版的兰姆译本(Lamb,译名《情人》),收入洛布(Loeb)古典丛书,流传较广,该译本多用意译,而且注释偏少。晚近则有施特劳斯学派黎克(James Leake,译名《情人》)的译本,收入潘戈编的《政治哲学之根》,译文按希腊文字面翻译,有较高参考价值,同时文后附有布鲁尔(Christopher Bruell)的解读,注释偏重义理,但遗憾的是注释偏少。笔者认为黎克译本是最具参考价值的英译本。晚近又有米切尔林(Jeffrey Mitscherling)的新译本(译名《情敌》[Rival Lovers]),收录在庫柏主编的《柏拉图全集》中,译文多用意译,注释也偏少。2005年又有最新译本出现,由Akos Brunner和Tamás Mészáros翻译和注释,但笔者尚未见到此译本。^①

笔者所见法译本皆译为《情敌》(*Les Rivaux*),较早有库赞本(Victor Cousin, 1831),介绍和注释都少,译文多用意译。其后有法国布德学会本,由苏瓦耶翻译,引言部分详细介绍此部对话的真伪、主题、结构、版本等问题,且重视各抄本之间的比较,语文学方面依据多,注释丰富,并且对文本进行分节。其后则有罗宾全集本(Robin, 1950),译文贴近希腊文,并且采用文中插入编码形式,方便定位,他也对文本进行分节,注释简短。布列松(Luc Brisson)新编的《柏拉图全集》中也收录了此部对话,由布列松翻译,带了简短引

① *The Rivals*, trans. Geogry Burges, *The Works of Plato: A New and Literal Version*, IV, London, 1849; *The Lovers*, trans. W. R. M. Lamb, *Plato: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VIII, (即Loeb本), London, 1914; *Lovers*, trans. James Leake, in *The Root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7; *Rival Lovers*, trans. Jeffrey Mitscherling, *Plato: Complete Works*, J. M. Cooper 和 D. S. Hutchinson 编译, Indianapolis: Hackett, 1997; *Dialogues apocryphes* [Alcibiades I, Alcibiades II, Hipparchus, Anterastai, Theages, Clitopho, Minos], translation and notes, Akos Brunner and Tamás Mészáros, Budapest (Atlantisz), 2005。

言,并附有少量注释。^①

3. 单篇论文

虽然古代有学者和现代编订者对这篇对话赞誉有加,但是此篇对话存在真伪争议,一直不为现代学人关注。据笔者所见,该对话最早的解读文章是1876年克拉夫提乌斯(Augustus Magnus Kraftius)28页的《论柏拉图的〈情人〉的哲学观念》(“De notione philosophiae in Platonis Erastais obuia”)。全文由拉丁语写成,该文先探讨了《情敌》中的一些哲学语词,比如哲学、明智、正义等等,并用拉丁文翻译这部对话,并作注释。^②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柏拉图的短篇对话才慢慢得到重视。较早有费尔班克(Charles H. Fairbank)于1975年提交于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年会的论文,但笔者并未找到该论文,只在布鲁尔的文章中略有提及。其后有戴维斯(Michael Davies)于1984年发表的《哲学与完成式》,亦附于本书附录。戴维斯细致解读了《情敌》的开篇场景,认为这篇对话虽然短小,但是呈现出柏拉图对话和柏拉图哲学的特征。此外,安娜斯(Julia Annas)在《柏拉图早期对话中的自知》中,从自知这条线索出发,结合《情敌》和《阿尔喀比亚德》中的讨论来认识这部对话的价值。紧随其后则有布鲁尔收于《政治哲学之根》的论文《论政治哲学的原义》,据闻该书将由上海世纪集团出版。该文梳理了《情敌》全文的论证和情节,认为这部对话反映出了柏拉图政治哲学的原初意义。此后笔者

① *Les Rivaux*, trad. Victor Cousin, *Platon: Œuvres complètes*, Tome 5, Paris, 1831; *Les Rivaux*, trad. J. Souilhé, *Platon: Œuvres complètes*, XIII, 2, *Dialogues suspects*,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1930; *Les Rivaux*, traduction nouvelle et notes par Léon Robin, *Platon: Œuvres complètes*, Gallimard, 1950; *Platon: Œuvres complètes*, sous la direction de Luc Brisson, Paris: Flammarion, 2008, 1793 – 1802。

② *Platonis opera omnia*, vol. 6, sect. 2, G. Stallbaum, 前揭, 页 267。

未再见到英文解读文献。

1999年,莫拉斯(Monserrat Molas)发表了长达38页的论文,从头到尾细致解读了《情敌》整个对话。因该文以西班牙文写就,笔者能力所限,未能译成中文。另外,2005年,Klaus Döring, Michael Erler, Stefan Schorn 编的《托名柏拉图作品》中,也收入了两篇德文短篇解读,其中一篇译文亦见本书附录,在此感谢译者王歌的辛劳。^①

笔者没有见到国内有相关研究论文翻译出版。拙作《探问哲学的本相》,曾发表于《古典研究》2010年春季卷,该文只是按照文脉大概梳理了《情敌》一文的论证和情节。

4. 硕博论文

据笔者所见,研究《情敌》的博士论文有两篇,最早有维内尔(Werner, 1912)的德文博士论文,后来的学者解读《情敌》时多有征引。笔者不谙德语,也未能找到这篇论文,实属遗憾。另外还有埃文斯(Evans, 1976)的英文博士论文,解读柏拉图四篇短对话《米诺斯》《希普帕库斯》《忒阿格斯》《情敌》,将这四部对话当成柏拉图思

① Charles H. Fairbank, *Reason, Technique, and Morality in Plato's Lovers*,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San Francisco, August 28 - 31, 1975; Michael Davis, "Philosophy and the Perfect Tense: On the Beginning of Plato's Lovers," *Graduate Faculty Philosophy Journal*, vol. 10, 1984, 页 85 - 97; Julia Annas, *Self - knowledge in Early Plato*, Dominic J. O'Meara 编, *Platonic Investigations*, Washington: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85, 页 111 - 138. Christopher Bruell, "On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An Interpretation of Plato's Lovers," *the Root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1987, 页 91 - 110; Monserrat Molas, Josep, "Rivals i amants: Rivals d'amor. Comentari al platònic Anterastai", *Anuari de la Societat Catalana de Filosofia* 11, 1999, 页 19 - 55; Centrone, Bruno, "Die Anterastai und Platons erotische Dialoge," *Pseudoplatonica* (congrès), 2005, 页 37 - 49; Männlein - Robert, Irmgard, "Zur literarischen Inszenierung eines Philosophiekonzeptes in den pseudoplatonischen Anterastai," *Pseudoplatonica*, 前揭, 页 119 - 133。

想的某个侧面。硕士论文计有两篇,均出自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University of Alberta)政治学系,由克雷格教授(Leon H. Craig)指导,其中一篇出自 Roderick Williams(1987),另一篇出自 Paul Jordan Diduch(2005)。承蒙克雷格教授帮助,得以联系上论文作者 Diduch 获得论文。Diduch 的论文据布鲁尔的论文进行解读,使用黎克译文,通篇解读了《情敌》文本。^①

二、书名及真伪问题

这个对话标题到底是 Έρασται[情人]或 Αντερασται[情敌],历来都有争论。这两个希腊词都曾出现于文中开场,其中 Έραστάς出现在 Έρασται开头第一句话,这个词指涉的人包括了苏格拉底的所有对话者。而 άντεραστής出现在 132c 处,是苏格拉底开始第一次问话后,吸引到的另一个对话者。这人是热爱哲学和言辞的对话者,也是第一个对话者的情敌。这人很快取代了他的情敌,他与苏格拉底的对话扭转了整个对话的方向。

在忒拉绪洛斯的九卷本四联剧的体例中,就已经使用了“情敌”这个标题。第欧根尼采纳了这个标题,并为后来大多数学者沿用。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克罗斯(Proclus)称之为 Αντερασται。奥林匹奥多罗(Olympiodorus)提及这篇对话时则使用了 Έρασται这个名称。在现存的手稿本 BDTW 中都把标题写作 Έρασται,据说 B 本和 T

① Guill. Werner, *De Anterastis dialogo pseudoplatonico*, Darmstadt, 1912; Evans, D., *Plato's Minos, Hipparchus, Theages and Lovers; a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PhD diss.,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1976; Williams, Roderick J.,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a study of Plato's Erastai*, M. A., University of Alberta, Canada, 1987; Diduch, Paul Jordan, *Plato's "Lovers": A "measured" introduction to Socratic philosophy*, M. A., University of Alberta, 2005。

本页边空白处则有 *Ἀντερασταί*, 估计沿袭了第欧根尼的说法。^①

后世各种编订本和译本中, 都有各自不同的取向。西德纳姆曾经花很大篇幅来讨论这个标题。他认为原初的标题应该是“情敌”, 有如下三点理由: 首先, “情人”这个名字太过一般, 包括了对话中在场的很多其他人, 但是这些人都沉默, 只是听众。“情敌”这个名字则特指接下来的两个对话者, 排除了其他人; 其次, 这两人的争执或者对抗, 除了形成开场序曲中最有趣的部分, 还引出了对话的主题, 也是对话结构的基础, 这个理由足以证明我们采纳的名字是正确的; 最后, 那个爱音乐之人第一次出现时, 他被柏拉图称作爱体操之人的“情敌”(132c5)。这个名字只有到他们两人都出现时, 才能归于他。然而, 这个词很快又重复用在爱体操者身上(133b3)。柏拉图本来可以不这样做, 但是用这个名字能更突出他们的关系。因为这个能表达相互关系的用词, 跟其他关联词类似, 经常互为支持和暗示。在对话的其他部分, 他们俩又被赋予了适合他们而又特别的名称: 那个人(*Ερομενος*, 135c1), 愚昧的(*ἄμαθης*, 139a6), 更聪明的(*σοφώτερος*, 132d6), 聪明人(*σοφός*, 139a6)。^②

西德纳姆还提到, 除了梅纳格(Menage)和福斯特, 斯坦利(Stanley)和法布里奇乌斯(Fabricius)都认可 *ἀντεραστής* 这个标题。*ἐρασταί* 这个错误的名字可能是因为某次在抄写正确名字时省略了第一个音节(也即 *ἄντε*), 后来的抄写者在传抄其他柏拉图对话时更熟悉 *ἐρασταί* 而容易采纳这个标题, 尤其这个词还出现在对话第一句话, 遂致陈陈相因。中译本依从忒拉绪洛斯九卷本的说法, 拟采用

① 见 Geogry Burges, *Introduction To the Rivals, the Works of Plato: A New and Literal Version*, IV, London, 1849; 参看第欧根尼《名哲言行录》卷三, 章一, 中译见页 202, 以及泰勒, 《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 谢随知等译,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页 17([译注], 泰勒此书初版于 1926 年, 中译本按 1955 年修订版翻译)。

② 参 Sydenham, 前揭, 页 371-372。

Ἀντερασται这个标题,译为“情敌”。

这个对话在最早的编订者忒拉绪洛斯手中,其真伪就已经成问题。学者们对此一直争论不休。我们暂时不必急于判定真伪,可以循着历代学者考虑问题的方式,来看看他们的争论。这也促使我们考虑,“疑篇”或“伪篇”意味着什么?

据第欧根尼记载,

忒拉绪洛斯就已经怀疑这部作品的真实性,他说:“如果《情敌》是柏拉图所作,那么德谟克利特就是那个不同于欧诺庇德斯和阿纳克萨戈拉的名人物。他出现在对话中,和苏格拉底讨论哲学。”法莱勒的德米特里乌斯(Demetrius Phalereus)在其《苏格拉底的辩护》中断定,德谟克利特甚至没有去过雅典。由此怀疑这部对话的真实性。^①

自19世纪以来,“考订”成风,大多数柏拉图对话都难以幸免,纷纷被宣布为假,甚至极端主义者将真作限定到九篇。自刘易斯·坎普贝尔后趋势才有所扭转。我们先看看现代学者中几家有代表性的观点。

西德纳姆非常确信这部对话出自柏拉图之手。他认为虽然对话短小,但毫无疑问非常有价值,这展示出柏拉图更长篇对话的特征。他认为《情敌》有种独特的美,人物刻画准确,活灵活现,画家都难以超越。斯坦鲍姆在他1821—1825年的编订本中,将此篇对话当成疑篇,但他认为这部对话表现出纯粹、简朴和优雅的风格,足以与柏拉图和色诺芬的作品比肩。^②施莱尔马赫则从该对话的思想内容判定这篇对话出自熟悉柏拉图哲学的人之手,但断不可能出

① 第欧根尼《名哲言行录》IX,37,中译本见页578。

② 见“What was the ‘Common Arrangement’? An Inquiry into John Stuart Mill’s Boyhood Reading of Plato”, M. F. Burnyeat, *Utilitas* Vol. 13, No. 1, March 2001, 页1—32。

自柏拉图本人。^①

格罗特(Grote)在他的三卷本巨著《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其他同伴》(1867)的卷一细致考察了柏拉图正典的形成和流传历史,从忒拉绪洛斯开始确定了柏拉图的正典,然后历经亚历山大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启蒙运动,一直到现代的疑古风潮。他认为古代编订家的观点比现代学者更让人信服,他最终得出结论,我们要立足于柏拉图整体思想来判定这些正典,不能轻言真伪。^②

海德(W. A. Heidel)于1896年出版的博士论文《托名柏拉图作品》系统地讨论了托名柏拉图作品,他在文中讨论了托名作品的形成时间、人物、思想内容等等,并且从语文学和思想内容来评述各部作品。他认为《情敌》应出于托名作品《阿尔喀比亚德》前后篇之后,并且直接借用了其中的观点,同时这个对话与逍遥学派关系密切(见页49-53)。他同时“考证”出《情敌》拙劣摹仿(或窃用)柏拉图其他对话中的观点(页50注9),而且借用了亚氏观点,而非相反。最终,他认为这个对话不符合柏拉图的思想,从而否认它的真实性。^③

泰勒大体上认为《情敌》应归入伪篇,只在其作品《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1926)的附录《柏拉图手稿中的伪作》中讨论了《情敌》。他虽然承认了九部四联剧的真实性,但还是认为《情敌》等篇幅较小、趣味较少,属于非柏拉图风格,肯定或者几乎是伪作。这些对话简短而不重要,不会影响到对柏拉图整体思想的理解。泰勒认为,这些对话被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后期的学者广泛接受。他还提出语言学和释义上的证据,以及亚里士多德与西塞罗未提及这些对

① 参 Schleiermacher, *Introduction to the Dialogues of Plato*, trans. by William Dobson, New York: Arno Press, 1973。

② George Grote, *Plato and the Other Companions of Socrates*, London, 1867。

③ W. A. Heidel, *Pseudo-platonica*, Baltimore: The Friedenwald company, 1896。